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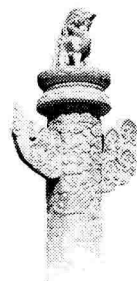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研究

1921~1956

ZHONGGUOGONGCHANDANG LINGDAO
DE NVXING JIAOYU ZHULIUHUAYUNDONG YANJIU

徐爱新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研究

1921~1956

ZHONGGUOGONGCHANDANG LINGDAO
DE NVXING JIAOYU ZHULIUHUAYUNDONG YANJIU

徐爱新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研究 : 1921
~1956 / 徐爱新著. —北京 :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5127- 0847- 1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中国共产党—妇女教育
—妇女运动—党的领导—研究—1921~1956 IV.

①D442. 0②G7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2231 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研究 (1921~1956)

作 者: 徐爱新 著

责任编辑: 孔 姿

封面设计: 肖 辉

责任印制: 王卫东

出版发行: 中国妇女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70×240 1/16

印 张: 14. 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5127- 0847- 1

定 价: 29. 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

妇女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问题。大自然神奇地将人类划分男女两个性别，由此，因性别差异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就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自从进入父系社会，伴随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类不断地拉大性别差距，不断强化父权、夫权，长期将女性置于受奴役、受压迫、受歧视的境地。直到 18 世纪末，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对封建制度的荡涤，无数仁人志士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殚精竭虑，才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思想、女权运动等。但妇女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妇女受压迫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其根源是阶级，不消灭阶级及其阶级赖以存在的阶级社会，妇女问题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基于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顽固性，妇女问题研究一直是一项艰巨而意义重大的事情。我之所以建议作者将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首先是因为这个课题本身意义重大，值得深入研究。妇女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妇女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发展。如何解决妇女问题、解决妇女哪些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这既是昨天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更是我们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其次是因为中国具有研究妇女问题的良好而独特的客观基础。长期的封建社会和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得中国的妇女问题较之西方国家的妇女问题更为严重，无论是家庭地位还是社会地位，明显地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深烙印。但自现代社会起，因为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她以包括妇女在内的劳动人民为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把解放劳动人民，消灭压迫与剥削，追求正义平等和人民幸福为己任，使得中国妇女的解放具有了不同于西方社会妇女运动的鲜明特色：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而不是少数人的思想；是全

体被压迫、被剥削者翻身求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妇女自身的运动；是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社会各方面权力的争取与解放，而非单一权利的获取。中国共产党是妇女解放最成功的领导者、实践者。再次是因为作者有条件研究这一课题，作者有二十余年从事女性教育工作的经历，有妇联的工作背景，完成了若干项女性教育研究任务，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经验，有条件、有能力更深层次地探触妇女问题的实质。

妇女问题是一个庞大而复杂、掺杂了太多历史印迹的社会问题。作者对此问题没有泛泛而谈，而是选取了妇女的教育解放这一视角，对广大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教育解放为前提和基础，以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生存权、政治权、经济权、教育权、公共资源占有权为目标的，艰苦努力，奋勇抗争，最终取得妇女解放伟大胜利的过程进行了脉络梳理、现象解读和结构分析。整篇论文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资料翔实、视角独特、论证充分、观点鲜明，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教育是个体成长的动力源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必要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政治权就不稳固，即使暂时得到也会最终失去。没有必备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技能，就难以担负复杂劳动，难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经济权就难以落到实处。只有及时接受足够的教育才能争取并捍卫自己的利益，把可能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在消灭了阶级压迫后，足够良好的教育权是获得其他权利的前提与基础，作者从教育入手透视人的发展，进而透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这种由小见大、由点到面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女性教育对女性成长的巨大作用，更是对如何破解社会难题、如何解决女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为当今时代如何更好地开展女性教育、促进女性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当今中国，女性已经成为国家各条战线的建设者，在未来各项事业的建设中，女性应该也必将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女性教育只有与时俱进，应时而动，应景而生，才能肩负更重要的使命。当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政治、经济、健康卫生、婚姻家庭、文化教育、法律等各个领域，女性取得了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与男性共担社会责任，共建社会文明，共享发展成果，女性的教育普及率、教育资源占有率、教育回报率与男性基本持平。但是，我国现行的女性教育仍然存在三个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是教育的全面性。我国目前还有一小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女童不能接受或者不能完整地

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二是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城乡差别、地域差别、贫富差距等种种主客观因素影响，部分女性难以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教育效果打了折扣。三是终身教育的连续性。相当一部分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基础教育之后难以接续有效的继续教育，致使教育在女性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断裂、迟滞。上述三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女性在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值得欣慰的是，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关注了这些问题、思考了这些问题，借助于对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的梳理，发现了影响女性教育发展的四大积极因素和两大消极因素，对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女性教育由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过程中，如何实现教育的全面性、普及性、均衡性、连续性的做法、经验、教训进行了解析。当然，作为一篇博士论文，受时间、精力、认识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其研究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问题，难免会挂一漏万，难免会有失偏颇，相信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会日臻完善。

女性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有生力量，尊重女性是人类对自身的尊重，女性教育更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女性资源是加快经济转型、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推动力。我国正处于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女性对提高人口素质，培养现代人才，更起着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期待今天的女性教育能够更紧密地结合女性自身与社会发展现状，更深层次地研究并解决妇女问题，更好地促进女性发展，培养自信、自尊、自立、自爱、自强的现代女性，真正成为社会需要、人民满意的教育。

刘永岩

2014年3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的萌芽	(16)
第一节 党积极推动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的思想基础	(16)
第二节 党开展女性教育的社会基础	(25)
第三节 党的早期女性教育实践	(29)
第四节 党在建党初期女性教育工作的特点	(37)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的制度化	(40)
第一节 女性教育制度化的基础	(40)
第二节 女性教育的制度化建设	(46)
第三节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干部教育	(55)
第四节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女性民众教育	(62)
第五节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学龄女童教育	(75)
第六节 农村革命根据地女性教育的成效	(81)
第七节 农村革命根据地女性教育的特点	(90)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的大众化	(94)
第一节 女性教育大众化的背景	(94)
第二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妇女干部教育	(108)
第三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女性民众教育	(118)

第四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学龄女童教育	(132)
第五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女性教育的成效	(136)
第六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女性教育的特点	(142)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的拓展	(146)
第一节	女性教育的拓展及其产生的影响	(146)
第二节	解放区的妇女干部教育	(151)
第三节	解放区的女性民众教育	(155)
第四节	解放区的学龄女童教育	(159)
第五节	解放区女性教育的成效	(162)
第六节	解放区女性教育的特点	(165)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的正常化	(168)
第一节	女性教育正常化的前提与保障	(168)
第二节	新中国的妇女干部教育	(173)
第三节	新中国的女性学校教育	(179)
第四节	新中国的女性社会教育	(184)
第五节	新中国女性教育的成效	(194)
第六节	新中国女性教育的特点	(198)
结 论		(201)
参考文献		(220)
后 记		(226)

引 言

一、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的含义

主流是指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本研究将这一词汇迁移到教育中来，所指的主流教育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政府主导性。在任何一个国家，主流教育应该都是国家、社会广为提倡的社会活动，一般由政府主办或者政府委托社会办学，有比较系统的机制和制度保障，有严谨的教育内容和教学规范、固定的教育形式、专门机构和专职从业人员。二是具有社会性。主流教育是统治者获取国家建设所需人才的主要渠道，政权的建立、巩固以及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权都会把教育视为立国之本，通过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使受教育者承担起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文明传承的使命。三是具有主体性。教育对象应该涵盖社会群体的绝大多数，或者社会群体在数量上占据国家相当多的教育份额，而且，主流教育应该反映政府、主流社会共同的价值观，代表了国家对新生代成长的预期，得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受教育者积极接受教育，能够自觉建立起强烈的教育趋向，接受教育所传递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立相应的人生发展定向和教育自我约束，通过接受教育实现自身知识、素质、能力的提升以及社会地位或层级的向上流动。

以主流教育的标准，从性别教育的视角审视中国教育发展史，20 世纪中叶以前，我国的主流教育等同于男性教育，直至 19 世纪末，女性教育经历了几千年的被歧视、被异化、被排斥之后，借助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发起了一场向主流教育进军的革命运动，取得了由非形式化教育到形式化教育、体制外教育到体制内教育、男女两性教育全面并轨等一系列跨越性发展，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建立之时，得以全面确立在国家教育体制中的主体地位，成为国家主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将中国女性教育由非形式化教

育到形式化教育、由被排斥在教育体制之外到进入国家教育体制、由少数女性受教育到绝大多数女性受教育,由被歧视异化到与男性教育全面并轨,并最终上升到国家主流教育地位的这一由弱到强、由支流汇入主流的嬗变过程称为女性教育主流化。女性教育主流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教育对象的主体化

19 世纪末以前,我国教育体制与传统观念均排斥女性接受正规教育,几乎所有教育机构均对女性设置了门禁,男性是国家正规教育的唯一主体。自学校产生之日起,接受学校教育始终是男子的特权,历朝历代官办、民办的学校一律不收女生,女子只能在家庭中接受年长女性的言传身教,除个别开明、富裕的家庭聘请家庭教师对女孩子施教外,绝大多数女性为文盲。严格地讲,我国古代没有狭义上的女性教育。19 世纪末,女子学校产生,中国现代女性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女性受教育的数量和女性教育在国家教育中的份额,由零攀升到与男性教育基本持平的水平;女性教育由被排斥、被异化的弱势地位逐渐占据国家教育的主体地位,女性与男性成为国家教育的双主体。

(二) 教育类型的全域化

女子学校产生之前,我国没有狭义上的女性教育。从广义角度来讲,中国古代女性教育主要以家庭教育的形式存在,教育内容以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和家事教育为主,辅以一定的文学艺术教育以及少量的劳动技术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是中国古代女性教育的核心,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家事教育是女性的必修课,女性自能治事之日起,便要学习烹饪、缝纫等日常家务,在家事父母兄长,出嫁事丈夫、公婆、子女。在封建王朝的上层社会,女子的文学艺术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蔡文姬、谢道韞、李清照等著名的才女和众多有较高艺术造诣的歌者和舞者。女性的文化知识教育一直处于被忽视和弱化状态,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只要略懂计数、方位即可,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学会文化知识。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女性没有系统的教育内容,没有固定的教育形式,没有专职教育人员,处于非形式化教育发展阶段。女子学校产生之后,女性教育渐次进入形式化教育、制度化教育发展阶段,覆盖到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各种教育类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种教育形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自然科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与男性教育同样实现了多类型、多形式、多学科教育。

（三）教育服务的全程化

中国古代女性教育建立在“男尊女卑”社会性别观的基础上，是以服务男性为核心的封建奴化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使女子依附于男子、取悦于男子、奴役于男子，完全没有考虑女性的个人成长。中国现代女性教育对古代女性教育进行了彻底颠覆，是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让女性成为思想上不依靠别人、行动上自由自主、权利义务上与男性平等的国家建设者和独立社会个体。为实现这一目的，女性教育逐渐融入女性的生产生活。对女性从幼儿、小学、中学、大学、职后进行全程式教育，成为女性成长的有效助力，帮助女性实现自己知识、能力、素质的不断攀升，从低层次到高层次逐级成长，最终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二、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而是历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启蒙、维新派的大胆尝试、晚清政府的谨慎试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陈出新、国民革命政府的持续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大破大立的过程。在政府、政党、社会团体以及无数进步人士和革命者的持续推动下，形成涉及全国整个女性群体的大范围、大规模群众性活动。本研究将其称为女性教育的一场世纪运动，运动的结果是中国女性教育圆满完成了主流化的历史使命，与男性教育共同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世纪运动中，中国女性教育完成了四次重大突破：

（一）第一次突破：女子学校的产生

中国现代女性教育的产生经历了艰难的孕育过程。中国封建历史上，上至国家意志，下至世俗观念，均排斥女性接受正规教育。1844年，教会女学首开先例，英格兰长老会东方女性教育协进会派遣的传教士阿尔德赛（Mary Ann Aldese）女士在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此后，天主教、长老会、美以美会、公理会等组织也先后在各通商口岸建起了教会女子学校。在教会女学向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发出挑战的同时，国人对女性问题及女性教育的争论日趋激烈，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维新派以及早期接触西方男女平权思想的社会进步人士，对女性教育受到排斥表示强烈不满，强烈要求开办女子学校，对女性施行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教育。1898年6月1日，维新派人士经元善

等人首开先河，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女子学堂——经正女学。

女子学校的产生终结了中国女性不能接受正规教育的历史，标志了中国现代女性教育的开始，对中国女性和女性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女性由此迈出了由家庭到社会的第一步，使得女性得以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加速社会化进程。女性教育由此进入形式化教育发展阶段，为进一步拓展教育类型、加速主流化进程提供了前提。

（二）第二次突破：进入国家教育体制

女子学校产生后并没有立即得到政府的认可，由民间活动成为国家行为经历了曲折。与社会对女子学校的热情相比，封建王朝反应冷淡。清政府在1902年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中，对女性教育完全置之不理。1903年，清政府又公布了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女性教育仍然没有地位。此时，社会上对女性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资产阶级革命派、开明士绅、商人以及社会进步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出资兴办女子学校。清政府最终迫于社会压力对“癸卯学制”进行了修订，于1907年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批准由官方开办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女性教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获得了法律的认可。

进入国家教育体制表面上看是立法问题，实质上却为女性教育构建了两大发展动力。一个是由政府、各级各类组织或机构、个人等官方与非官方力量组成的外部推动力。成为国家行为后，女性教育既可以得到政府宏观政策、制度、措施的扶持，又可以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无论是从与政府趋同的角度还是从回馈社会的角度，各种社会力量会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为女性教育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另一个是来自女性自身的内部推动力。女性教育取得公开合法的身份标签后，社会成员便自然建立起价值趋同取向，对摒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桎梏、建立自觉教育意识和教育自觉机制起到重要引领作用。只有女性自身建立起教育自我约束，追求教育，实现自我教育，女性教育才能真正步入发展的正常轨道。

（三）第三次突破：两性教育并轨

两性教育并轨经历了制度层面的并轨与事实意义上的并轨两个阶段。清政府推行的是两性分立的教育体制，规定女性教育只有小学和中等师范两种学制，极大地限制了女性教育的发展。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9

月至1913年8月公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将女性教育的学制拓展到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实业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多个类别和层次，并开始推动两性教育并轨。小学进展得比较迅速。“壬子·癸丑学制”颁布之初即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19年，高等小学实现男女同校，1922年11月1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又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在《小学课程纲要》中彻底消除了性别界限，小学男女同学很快成为普遍现象。大学的男女同学也比较顺利。1920年，北京大学首开“女禁”，一两年内大学男女同校成为风气。中学男女同学则比较踟躇，民国政府虽然在1927年认可了中学的男女同学，却在192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中再次提出中等教育实行男女分校或分班的原则，并针对女生设置了不同的教学内容，直至民国政府终止在大陆的统治，两性教育并轨没有完全实现。1927年至1949年间，与民国政府的女性教育同期存在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老根据地领导的女性教育。在继承中国现代女性教育前期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全新的教育体制，实行完全的性别单轨制教育，彻底消除了教育中的性别界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由地方教育上升为国家教育，在继承老根据地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教育进行了彻底改造，建立了全新的性别单轨制教育体制，各级各类教育对男性与女性同等开放。

两性教育并轨是女性角色重新定位的必然结果，为女性教育真正融入国家主流教育提供了可能。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变革史，男性已不能满足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对人力资源的数量需求，必须将女性劳动力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使其承担社会义务。而女性在被动解放的过程中自我意识觉醒，对自身角色和人生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开始追求性别平等。因此，现代社会中女性与男性的发展目标逐渐趋同，教学内容、教育形式统一是教育目标趋同的必然结果。两性教育并轨是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前提、基础和保障，成为女性教育进入国家主流教育的标志。

（四）第四次突破：由贵族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中国现代女性教育发展初期，贫穷和封建思想是制约女性教育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能够入学读书的一般是比较开明的官宦士绅或富裕家庭出身的女性，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曾为女性教育走向人民大众做出了努力。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曾试图推行义务教育，此后相继颁布了《小学法》《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

大纲》和《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实施细则》。但由于政府推行力度不够、国情复杂等因素，绝大多数女性仍然绝缘于现代女性教育。与民国政府推行的女性教育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在老革命根据地推行的女性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互为补充的女性教育体系，推行免费教育，广泛创办小学和多种形式的妇女识字班、妇女夜校、妇女半日学校，使根据地女性受教育的比例大大提高，个别地区女童入学率达到了90%以上，社会教育的普及率达到100%。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传承老根据地的教育经验，着力提高女童的入学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中国女性的整体教育水平取得了根本改观。

由少数人受教育到绝大多数人受教育，从追求宏观上的性别平等到追求微观上的人人平等，女性教育的发展维度更加丰满。马克思主义解放学说把人自身的解放设定为人类解放的最高阶段和最终目标，而人自身的解放最终必将是在排除了性别、种族、地域等各种影响因素之后，每位社会个体纯粹意义上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这一理想必须以全员的、全过程的、公平的教育为基础。女性教育由贵族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将促使教育摆脱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外部因素的羁绊，更好地彰显其内部发展特征，更好地为人的发展服务、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使教育上的人人平等成为整个人类社会追求人人平等的前奏。

三、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的研究意义

统观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的发展进程，不难看出，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史是一部中国教育史由以男性为主的教育到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教育革命史，也是一部由少数贵族女性教育到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教育的受教育权变革史，更是一部中国女性推翻封建压迫、追求妇女解放的百年妇女解放运动史。对这段历史的再现和挖掘既是对中国女性教育艰苦奋斗历程和辉煌业绩的尊重，又将对女性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对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建立中国女性教育由奴化教育向解放教育蜕变的完整印象，进一步明确女性教育的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女性教育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奴化教育，对女性形成了思想和身体上的桎梏，严重地阻碍了女性的自由发展。原始社会后期，社会生产方式由以采摘为主转向以狩猎、捕鱼、农耕为主，男性凭借较强的体力优势逐渐取代了女

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中心地位。因生育和抚养下一代的任务占去了女性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女性渐渐地退出了社会经济生产的主要领域，转而从事家庭辅助性劳动或完全的家务劳动。因女性所从事的家庭辅助性劳动和家务劳动不能产生或只能产生很少的经济效益，女性必须依赖男性获得生活资料，造成了女性靠男性养活的事实。女性的劳动被淡化和忽视，女性的存在价值也变得微乎其微，男性拥有了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经济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男权社会”便日益得到巩固和强化，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教育权掌握在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其建构的教育必然为少数贵族服务、为男性服务。中国古代教育实施两极分化的性别教育，男性被认为是“天”，男性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丈夫。女性被认为是“地”，女性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贤妻良母”。基于培养“贤妻良母”的教育目的，中国古代女性教育强化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和家事教育。早在五帝、夏、商、周时期，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的“礼教”基本成型。《礼记·仪礼》中明确记载“妇人以顺从为务，贞懿为首”。“贞节”是衡量女性道德品质好坏的第一标准，女性对男性要绝对忠诚，“女子要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节妇备受推崇，不仅家人引以为豪，官府还会大肆表彰、广为宣传。“顺从”是对两性关系的界定。女性必须绝对服从男性，凡事不可擅自做主，要做到“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必须有“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必须做到在家事父母兄长，出嫁事丈夫、公婆、子女。即使少数女性可以享受到文学艺术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其目的也是为了增加女性取悦于男性的资本。因此，中国古代女性教育是一种封建奴化教育和禁锢教育，禁锢女性的身体，禁锢女性的思想，使女性失去自我，甘愿为家庭、为男性奉献自己的全部。在这种教育下，女性受教育越多，对男性的依赖就越强，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越缺失，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差距越大，教育的结果是压制女性的个性，使女性失去作为一名社会独立个体——“人”的基本属性，成为男性的附庸。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女性的社会角色被重新定位，自我意识觉醒，要求女性教育必须由封建奴化教育向解放教育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加速了中国传统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崛起，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化，机器大生产增加了对劳动者数量的要求，降低了对劳动者体力的要求，

男性劳动力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中国陷于频繁战乱之后,社会劳动力在数量上出现了巨大缺失,迫切要求将女性劳动力从家庭中释放出来,让女性承担起经济生产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任,从家庭服务型人才向社会服务型人才转化。同时,女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对自身地位和两性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独立自由与自身发展,由被动解放转化为主动追求解放与自我解放。随着女性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男尊女卑”社会性别观逐渐向“男女并重”社会性别观转变,对女性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女性教育必须由禁锢教育转化为解放教育,兼顾为社会发展服务和为女性自身发展服务双重职能。解放女性的思想,解放女性的身体;对女性进行文化知识教育,使女性摆脱愚昧,具备接受深层次教育的基础;对女性进行妇女解放思想和革命思想教育,帮助女性摒弃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思想的束缚。重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还要对女性进行生产技术教育,使女性能够自食其力,摆脱依赖属性。其中,思想教育是前提,文化知识教育是基础,生产技术教育是关键,通过三个维度的立体式教育,使女性实现人身独立、经济独立、政治独立、人格独立。

中国女性教育由封建奴化教育转化为解放教育是一个痛苦的逆转过程,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推动中国女性教育完成了这一逆转。中国现代女性教育与古代女性教育的性质、目的、任务完全相反,教育内容大相径庭,决定了这一逆转过程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单纯依靠女性教育自身的力量是断难完成的。因此,在政府、政党、社会以及无数仁人志士的持续推动下,中国掀起了一场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推动女性教育进入国家教育体制,由被歧视、被异化的非正规教育成为正规教育;推动女性教育与男性教育并轨,让女性享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权利、教育机会、教育内容,实现教育平等;推动女性教育平民化、大众化,让绝大多数女性都能享受到教育,能够借助教育实现自身的发展。

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教育对人的发展起着定向和引领作用。如何设计女性教育,使女性教育引领女性正向发展,是我们在新时期必须面对的课题。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成长的动力源泉,个体的成长必须借助教育的力量。然而,教育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都能促进女性正向发展。纵观中国女性的发展史和教育史,女性经历了两种性质截然迥异的教育,走过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发展路径。基于促进女性正向发展的目的开展女性教育,首

先必须明确建构教育的立论基础，明确我们需要什么性质的女性教育。盲目地为教育而教育，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教育目的，还有可能使教育结果与预期背道而驰。当今社会，女性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女性教育承载了重要的使命。1994年9月，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中强调指出：“要赋予妇女权力，使她们能掌握充分参加发展进程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自信，教育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①教育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能激发人无穷的创造力，我们需要女性教育激发女性的潜能，提高女性的素质，使女性在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更应该研究女性教育、设计女性教育，进一步明确教育方向，科学设计教育方案，使女性教育更好地引导并修正女性的发展方向，挖掘女性的潜能，提高女性的素质，促使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对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剖析影响女性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进一步推动女性教育的持续发展

教育学认为，教育包含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三大基本要素，教育效果取决于三大基本要素的交互作用。教育反映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成长预期。教育者负责教育方案和制订与实施，其思想立场给教育活动赋予了阶级性，当教育权掌握在奴隶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手中时，教育必然是服务于奴隶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教育权，教育才能够成为大众教育。与之相适应，教育制度、教育方案以及教育内容的设计，都服从于所服务的阶级。这一现象在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中得到了印证和体现。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推行的现代女性教育都具有不彻底性，晚清政府实行两性分立的教育体制，对女性教育制定了学制、内容、形式等诸多限制，高昂的学费也将绝大多数女性拒于门外。民国政府虽然努力推行两性教育并轨，并试行义务教育，但其阶级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绝大多数女性享受不到现代教育。当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将党纲中的教育理想上升为执政理念和国家意志，建立了完全彻底的性别单轨制教育体制，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方案设计，实行免费的大众化教育。无产阶级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积极发展教育，积极接受教育，无产阶级是教育中的弱势群体，解决了无产阶级的教育问题即是解决

^① 顾秀莲：《中国特色妇女发展之路》，人民出版社，2010年，144页。